

上林文丛

第六卷

一串豆干	余庆卿
之佛书话	童银舫
发现之旅	任永江
白云何处	房玉清
白衣渡江	陈 墨
孙夫人集	杨文俪
寺庙寻踪	胡洪军
有心无禅	赵思舜
行即风景	叶桐孟
晓洋老师	胡 遐

上林
书社



上林 文丛

(第六卷)

一串豆干	余庆卿
之佛书话	童银舫
发现之旅	任永江
白云何处	房玉清
白衣渡江	陈 墨
孙夫人集	杨文俪
寺庙寻踪	胡洪军
有心无禅	赵思舜
行即风景	叶桐孟
晓洋老师	胡 遐

上林书社
2012年5月

目 录

春游拾趣	01
老家行	03
雨后·油菜花	05
相逢是首歌	07
老家的树	09
在安吉看竹	10
半杯辣酱	12
广场的夜	14
与人为善	16
妈妈的手机	18
从“牛”和“破碗”记起	20
珍惜动手的快乐	21
报告单的回忆	23
缺了嘴的青瓷扁壶	24
生活的态度	25
爱在牵手间	27
给洗衣机放假	28

后记

春游拾趣

出门旅游，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草长莺飞的阳春三月，风光无限，在这个时节出游，就更是一件赏心乐事了。金华武义双日游，虽然来去匆匆，但依然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先别说古村落的古朴雅致，安闲静逸，双龙洞的蜿蜒深邃，神秘莫测，单是沿途那金灿灿的油菜花，粉堆儿似的桃林，满眼荡漾的绿，那么鲜，那么亮，那样地欢跳着跃入你的眼底，就不免觉得神清气爽了，而心情自然也就舒畅起来。

头天去的郭庄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就是那么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里面保留了明清时期遗留的一些民居民宅，划为景区后又增加了卖竹筒饭和手工艺品的小店，和曾经去过的乌镇等地方相比还是缺乏独具的特色。倒是去郭庄的那条路，很是让人喜欢，引人遐思：宽宽的马路两旁，栽满了梨树，没多少叶儿，花却挤挤挨挨的开得分外热闹。透过裹着粉镶着玉的花枝，似乎可以看见数不清的黄澄澄的梨儿在枝头打颤，脆生生的，仿佛轻轻一碰就能碰出水来，甜得像蜜一样！梨树外边是大片大片的田野，一垅一垅，整整齐齐，仿佛是被哪双巧手精心裁剪出来一般；色彩却并不统一，深深浅浅，或明或暗，在阳光下展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车子在路上奔驰，恍惚有一种正载着你驶往桃源洞口的错觉，就觉得路是那样长，景是那样美，而前方又有更美好的事物在等着你，还向你招手呢！

第二天游览的金华双龙洞，闻名已久，最早是因为读了叶圣陶先生的散文《记金华的双龙洞》，打那之后就对它充满了向往。尤其是文中描绘的躺在只可容二人并排仰卧的小船里再被绳子拉着进洞的情景，更让我念念不忘，真想去亲临其境感受一番。这次去，终于是如愿以偿了。走过了宽敞的大会堂似的外洞，进内洞时，果然是如叶先生文中描绘的那般要“躺”着小船进去的。唯一的遗憾是船由过去的人力手拉改为了电机推动，因此坐船的时间大大缩短，前后也就半分

钟，刚刚体验到躺在船里让洞顶石壁擦鼻而过的压迫感，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就已经进到了内洞被催促着下船了，真是不过瘾！但是进到内洞以后，这个遗憾很快就被弥补了。这是怎样一个山洞啊，那么多形态各异的石柱，石笋，还有许多处的暗溪，飞瀑，配合上景区开发之后装上去的灯射出的五颜六色的光，把整个洞映成了一幅色块分明的画儿：这儿被照得通红，是旭日东升朝霞满天；那边儿是莹莹的蓝，好像漾开了一湖澄澈透亮的碧波；再过去是白的，又辉映出一个白雪皑皑的冰天雪地……一步一景，步移景换，让人分不清置身何处，也忘记了岁月流转，尘世喧嚣，只以为误闯了九霄云外哪位神仙的洞府。果然好一个福地洞天！

接着造访的兰溪诸葛八卦村，于我而言，算得上是故地重游了——几年以前就曾经来过一次。其最大特色是整个村子完全根据八卦图来布局，中央为一方八卦形水塘，周围房屋均按八卦阵形排列，白墙黑瓦，高低错落，极为讲究。外人来到这里，很容易就在一条条幽深的小巷子里迷了路。据说，此处的村民皆为三国名相诸葛亮的后人，世代代聚族而居，民风淳朴自然，日子也是过得安闲自在。近些年，随着外来游客的大量涌入，为适应市场需要，村里又开辟和兴建起不少馆所，收藏着明清时期的家具、古代农具以及书画古玩等，还有诸葛家族的族谱、历代名人资料，也算是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吧——虽然这些馆所的出现与古村原有的清雅气质有些格格不入。不过往这些地方一圈转下来，倒也确实能使人博闻广识，眼界大开，看来设计者的心思也不是白费的。

踏着石板路在村子里穿堂过巷，我们还发现这里有不少人家在售卖自制的酥饼。刚刚烘焙出的酥饼，茶杯口大小，色泽金黄，咬一口，又香又酥又鲜，使人一尝难忘。再一问，价格也公道，于是，从诸葛八卦村出来，我们几乎是人手一袋了。

回来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钟。虽然需要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才能返回慈溪，但看着车外的美景，回味一下这两天的游览过程，一路的疲劳也都算不了什么了。

田园风光，山水之韵，人生之乐，尽在旅行中啊！

（原载2007年4月21日《慈溪日报》）

老家行

趁着休息，驱车回老家去看望奶奶。

所谓老家，其实也不过十五分钟车程。但是因为平时要上班，双休日又往往被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占据，老家竟是有好几个月没有回去了。

和城区宽阔的马路相比，老家的水泥路显得狭小而土气。更糟的是自己车技不精，在那样的小路上开车，只要远远看到迎面有人过来，我就惊惶失措，惟恐避之不及。幸亏乡亲们是宽容而善解人意的，每次相遇，他们总会微微一笑，尽量地靠到路旁某户人家的门洞里，让我先过去。

就这么提心吊胆的，等好不容易来到老家门口，我早已是双腿发软了。打开车门的刹那，心中不禁百感交集：这条走了几十年几千遍的再熟悉不过的老家的路啊，何时起竟让我觉得如此陌生和不习惯了呢？

来自家的小院，却见满地的落叶在秋风中打着旋儿，地上也积满了厚厚一层落叶。虽说已到初冬，花坛里的那些花花草草却依然长得很“疯”。没有了主人的照料，它们杂乱无章地各自疯狂地抢占着有限的空间，有好些已经蔓延到了花坛外边，把花坛都给遮掩住了。老家门窗紧闭，外墙上的油漆、粉刷早已斑驳脱落，唯留下一些雨打过的痕迹，有的发黑，有的又呈现一种晦暗的绿色。这幢久已无人居住的两层小楼，就像一位颓靡的老人，不安地瑟缩在冷风中，沉默而孤独。

我没有做太多的停留，怕抑制不住那份伤心与难过，很快便转身往东边的三伯家去看奶奶。

奶奶已经九十多岁高龄，身子骨还算健朗，耳聪目明，只是几年前摔了一跤以后，一条腿不能走路了，所以只能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起居了。幸而一般的坐卧还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留下其它更严重

的后遗症。为方便照料，她现在就和三伯一家一起住。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奶奶正躺在床上，三妈坐在旁边干着计件的手工活。看到我，两个人都有些吃惊，大概是没想到我今天会来。我叫了一声“奶奶”、“三妈”，她俩才反应过来，忙不迭地让我快坐。我坐到了奶奶的床沿上，她也挣扎着坐起来了。奶奶拉着我的手，轻轻在手背上拍着，一个劲儿说：“卿卿呀，要让我在路上看到你，我是怎么也认不出你来的了呀！”我听她这样说，只觉得有点难过，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帮她掖了掖被角，只能问她诸如“最近胃口好不好”、“晚上睡得着吗”、“人有没有不舒服之类”。“好的，好的，你来看我，我再欢喜也没有了。”奶奶连声应着，瘪瘪的嘴龇动着，深陷的眼窝里充满了动人的神采，一脸幸福无比的样子。想到自己这么久没来看她，她还这么说，没有丝毫怪责的意思，我更暗暗羞愧起来。低头端详奶奶拉着我的手，那是一双无比瘦削的手，皮肤几近透明，没有一点儿肉，各种颜色的血管清晰可见，似乎可以听见里面的液体汨汨流动的声音。记得小时候，我可是最喜欢在这双手的轻轻拍抚下入睡的呵！思及此，内心又是一阵难过，真正是岁月无情啊！奶奶原先是那样一个勤劳而又爱干净的人。她房前的竹竿上，总是晒满洗得干干净净的衣物。家里家外，无不被她收拾得妥妥贴贴。她那间小小的房子，一走进去，常感觉拾掇得比许多年轻人家里还齐整。左邻右舍的大婶大妈们，最爱到奶奶屋里来坐坐，话话家常，闲度时光。奶奶呢？这时也总会极大方地把小辈们买给她的吃食拿出来，和大伙一起分享……可如今，这样一个勤劳爱干净的奶奶，却连自己的饮食起居都需要别人来料理了。虽说三伯三妈他们对她不错，可凡事毕竟比不得自己亲历亲为了，许多地方也只能将就罢了。

我明白奶奶的痛苦，可是能做些什么呢？现在的房间虽不算很大，却也还舒适。刚搬过来，爸爸就为她安好了空调，床对面摆着大彩电，隔壁就是卫生间，有三妈他们每天陪着，照料着。和许多类似情况的老人相比，奶奶的境况算是极好的了。

心里这些话，我自然不能说出口。于是，我只能继续和奶奶拉家常，谈工作，谈社会上的新鲜事，谈台风“韦帕”……我知道，对于长期卧床的奶奶来说，最希望的，就是有人经常陪她说说话，聊聊外面的新鲜事了。

三妈很利索地切了西瓜来，我们就这么边吃瓜边又说了会子话。

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奶奶一再挽留：“卿卿，吃了饭再走吧！”我当然明白奶奶的心意，可是留下吃饭却会给三伯他们添麻烦，便坚持说还有事，不吃饭了。“卿卿啊，那以后有空就多过来看看，东西不用买的，你来我就欢喜了。”在我踏出房门前，奶奶又这样对我说，“这些吃的你还是拿回去吧，我又不要吃。”“奶奶，你闷了就看看电视，东西可以和丹丹一起吃的。我下次再来看你！”我握着奶奶的手，一边站起身来。丹丹是三伯的孙女，上小学了，一个活泼的小女孩。

（原载2008年1月29日《慈溪日报》）

雨后·油菜花

又一个忙碌的春日从指缝间悄悄溜走，已到傍晚时候了。连绵几天的雨，早在不知不觉间停了下来。

空气很清新，有大自然的味道。抬头看看天，不是蓝，也不是灰，而是一种阴雨初止后的白，让人联想到杨万里“似青似白天浓淡”的诗句。天空中沒有一丝杂质，没有一片云，干净，也单调。

有两三只鸟从窗口轻盈飞过，叽喳唱着，像几个跳跃的音符，忽然使一切都有了灵动的色彩。这活泼热闹的小精灵！

楼前的海棠树下，落红满地。花团锦簇似红云的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看见绿油油的新叶密密匝匝地镶满了每一根枝条儿。当真是“绿肥红瘦”了！

远处，田野里，更已经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各色的菜，各样的庄稼，或深，或浅，或高，或矮，或明，或暗，无一不是绿的。因着

数天的绵绵春雨，田野上笼着一层氤氲的水汽，给人以似雾非雾，似烟非烟的朦胧之感。油菜花大多已经凋谢，偶尔还有几簇零星散着的小黄花，也早不复前阵子的昂扬旺盛了。走近细看，每棵油菜上都已经挂起了尖尖细细的荚，错落有致地排列着，绿莹莹的，很嫩，貌似弱不禁风，却又很有生命力的样子。早上起来，忽然发现金灿灿的油菜花在一夜之间恣肆地铺满整个田野，金色的花潮涌动着澎湃的激情，把盎然的春意无边无际地呈现在你眼前的情景，仿佛还是刚刚几天前的事情；没想到，只隔了一场春雨，她们就谢幕了。再不甘，属于她们的时候也已经过了，只能耐心等待来年的又一场盛会了罢？可是，她们留下了果子——这尖尖细细的荚，这油绿可爱的小生命！它们会在雨露的滋润下继续花们未竟的事业，日复一日地成长、茁壮，直至结出黑油油的油菜籽。

从花苞孕育那天起，油菜花们就已经预知了自己的宿命吧？可是她们依然热烈、张扬地开放，尽情炫耀着自己的美丽，义无反顾。正是她们，用短暂而浓烈的色彩，点缀了这个缤纷的春天！

思及此，面对这简单朴素的小黄花，一种敬意油然而生：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把生命的能量释放到极致。可以渺小，绝不卑微；可以被人轻视，但绝不自我放弃。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一种直面挫折的勇气，一种敢于对生命负责的态度！

于是，我开始期待——明年的油菜花开！

（原载2008年6月17日《慈溪日报》）

相逢是首歌

“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眼睛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每当打开博客，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心底便渐渐温润起来。

第一次听见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呢？哦，是了，是在师范里的一次毕业晚会上吧？也是在这样的季节，天气开始变热，闷闷的；但是又经常有雨，一下就是连绵数日。那是我进入师范的第一年，而高我们两届的学长和学姐们却即将面临毕业，结束他们的三年师范生活。许是那时的自己，实在还太生涩太稚嫩，总觉得他们是多么老练多么厉害的一届学生啊，从各个方面看都是让我们这些“初入茅庐”的新生仰望和羡慕的。

那次的毕业联欢晚会，搞得很隆重，全校师生都参加了。即将毕业的他们，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来告别自己的学生时代，迎接前面那个不可预知的人生。舞蹈，独唱，合唱，小品，乐器演奏……他们拿出了师范三年习得的十八般武艺，在那个小小的舞台上尽情挥洒，尽情释放！唱得悠扬，舞得潇洒，奏得酣畅淋漓！

忽然，一个富有磁性的声音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抬眼望去，舞台中央，一个怀抱吉他的女孩，正静静地坐在那儿静静地唱：“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眼睛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看着这样的画面，突然之间就有了无比的感动。这歌声，仿佛长了翅膀，直穿透进我心灵的最深处，在那儿低回，盘旋，轻轻撩拨起层层叠叠的涟漪，一圈，又一圈，之后又无比温柔地荡漾开去……

我不禁醉了：世上，竟真有这样能唱到人心底去的歌声么？这样的安静从容，这样的如泣似诉。这声音好像离你很远很远，让你听不真切；可是又那样真实地萦绕在你耳边，心头，挥之不去，紧紧攫住你每一寸灵敏善感的神经！

“相逢是首歌，同行是你和我，心儿是年轻的太阳，真诚也活泼……”歌声还在继续。伴着歌声，又走出一对手拉手的女孩，她们且

行且唱，低低地为那个弹吉他的女孩和着。近了，近了，她们也来到了舞台中央，一个挨着弹吉他的女孩坐下了，另一个却在她们旁边靠后一点的位置站住了，把手轻轻搭在同伴的肩上。一切都显得那么随意、舒服，整个画面显得那么和谐、生动。她们深情地唱着这首仿佛专为她们写下的歌，不施脂粉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没有过多夸张的肢体语言，没有华服丽裳的精心装扮，有的只是清澈眼神的交汇，有的只是悦耳歌声的飞扬……

事隔多年，许多往事都已经烟消云散；然这个画面，却始终如此清晰而深刻地定格在了我的记忆深处。现在想来，当时的她们，哪里还是单纯在舞台进行表演啊，分明就是投入了整颗心、整个灵魂来歌颂这无比美好的青春年华，纪念这最美妙的青葱岁月里一次如诗如歌的“相逢”呵……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纵然在相逢的刹那就注定了来日的别离，我们还是那样殷殷期待着每一次的相逢，并为偶然的一次小小相逢雀跃不已！

相逢是首歌，在低吟浅唱间，驱散了离别的悲愁，酝酿出生命的喜悦！

（原载2007年8月18日《慈溪日报》）

老家的树

晚饭后，和妈妈闲聊，惊闻老家院子里的那棵树被砍掉了，我的心禁不住一阵抽痛，泪水也不能自制地溢出了眼眶。

唉，不用再具体描绘它春天的新绿，盛夏的蓬勃，秋天的硕果，冬日的坚强了，在旁人眼里，这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棵树，一棵不知名的树，一棵没有花香的树，一棵捧不出甘果的树；但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老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是我记忆中不可缺失的部分。

它被种在那儿，那个再简陋不过的花坛里，至少也有十二、三年了吧？我至今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它被带回家栽种的情景。那是个傍晚，快吃晚饭的时候，弟弟才斜背着书包蹦跳着回家（他那时才刚上小学，每次放晚学总要在外面玩够了才进门，屡教不改，回家后总免不了被妈妈训一顿）。唯一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他一只手上还提着个脏兮兮的塑料袋，里面灌了小半袋和了水的泥，泥浆里插着一棵尺把长的小苗。弟弟一见到我，就兴奋地冲我大喊：“姐，你看，这是什么？”不等我回答，他就接着兴致勃勃地介绍道：“这是棵桂花树呢，我从同学那儿讨来的！来，咱们把它种下吧，下回准会开出好多好多香香的桂花！”说着，他甩掉了肩头的书包，从墙边找来那把钝了的小小的铁耙，动手在花坛里挖起坑来。不一会儿，这棵小苗就在花坛里安家落户了。夕阳中，我和满身汗水泥渍的弟弟，望着新种下的小苗，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喜悦，再也顾不得妈妈的责备和唠叨了。

以后的日子，我俩放学回家，又多了一件要事——看小苗。小苗也挺争气，沐浴着阳光雨露，长得很是茁壮，叶子也一天比一天茂盛起来。直到有一天，它终于高过了弟弟，高过了我。可就在这时，大家也发现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根本就不是一棵桂花树，它根本开不出我们期待中那香香的桂花。可是管它呢，开不出桂花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它已经成了我们共同的宝贝！于是，这棵一开始被误认为桂花树的“桂花树”继续蓬蓬勃勃地生长着，逐渐长成了一棵大

树，树梢超过了阳台的高度，阳光下能撒下一片浓荫。

后来，我们在树下休憩，乘凉，赏月……秋风起的时候，也会拿扫把争着清扫满院纷飞的落叶。这纷纷扬扬的叶啊，可是树要寄走的相思么？

而今，树不在了，我们也早已搬离了老家，当初种下它的那个整天玩泥巴的小男孩也已长成了高高瘦瘦的帅小伙。过去生活的印迹被一点又一点擦去了，真害怕某一天当我再回头的时候，曾经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了。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哀与无奈啊！但是，和树在一起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那份简单的快乐，那种美好的期待，已经深深地植进了脑海的每一个细胞，淌进了身体的每一条河流。老家的树，永远是那样骄傲地挺立在我的心灵深处，撑开油油的绿荫，慰藉我们漂泊的灵魂……

（原载2007年8月25日《慈溪日报》）

在安吉看竹

去过安吉，你才能明白什么叫“竹海”，什么是“竹乡”。

多少的竹子啊！坐着车子沿公路盘曲而上，目之所及，尽是竹子的天下，一眼望不到头。不论是坡上、谷底，还是道旁、溪边，无穷无尽的竹子就那样骄傲地挺立着，抽着枝，散着叶，拔节而上，直冲云霄。他们好像已经习惯了随遇而安，或者说，坚忍不拔不畏任何艰难的品格早已经融入了他们盘结在地下的每一条竹鞭——每根竹子都显示出一种茁壮向上、绿意盎然的势头，很有一股子“安居落户自怡然”的味道，绝没有谁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够优越而露出丝毫颓唐不振的样子来。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们是狂放不羁的君子，是忠肝义胆的战士。他们是一片绿色的海，绿得鲜，绿得亮，绿得有生气。他们根相连，手相挽，

偶尔的微风，都能引发他们一片爽朗的欢笑。兴致高了的时候，他们更会舞蹈着，追逐着，幻化出一波一波连绵不断的浪潮，一层赶着一层涌向远方。随着山势的起伏，“竹浪”又直翻滚出不同的色彩来，有黄有绿，深深浅浅的，犹如一幅活动的画。

上学时读《红楼梦》，总觉得潇湘馆的确是最适宜林黛玉的居所了——筛月牵诗兴，笼烟伴酒杯。南窗轻睡起，萧飒风雨声。潇湘馆的竹子和林妹妹是相配的，一样的孤傲，一样的清冷，一样的寂寞。可是，这里的竹，安吉的竹，与孤傲无关，与寂寞无关。他们活泼，他们热闹。他们有的是一种气势，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从山顶俯瞰这漫山遍野的竹海，你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气势恢弘”这个词，你会油然而生一种豪情——一种壮志凌云的豪情。

下车，漫步竹林间，又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千竿万竿的翠竹重重包围着你，青的竿，绿的叶，除了绿色还是绿色，绿得几乎要把你融化掉。这是一种很有默契的植物——仿佛约好了一般，总要等长到一定高度了才齐齐抽枝散叶，谁也不提早旁逸斜出。所以，尽管竹林上方童童如盖，走在其间却一点也不费力。青碧的竿圆润、光洁，数不清的竹叶尖细精巧，浓密葱茏，像是谁的巧手精心裁剪了，又把它们一片片一簇簇地缀了上去。抬头看，无数个叶片被日光照成了透明或半透明的，如绿玉，如琼脂，影影绰绰，斑斑驳驳。阳光从密密的枝叶间筛下细碎的日影，仿佛也染上了竹林的绿意，一下子变得温柔、生动起来。稍有风拂过，林梢的叶子们就立刻像逮着了什么机会似的，迫不及待地摇曳着，唱起“沙沙沙”的歌。常常，这边的歌声还没有停歇，那边的歌声又起，于是，整个竹林就俨然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剧院，到最后，你简直分不清到底是哪边在唱哪边在和了。置身其中，只有流连，只有陶醉。

在安吉，独特的“竹文化”其实早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大竹海，竹博园，精美的竹工艺品，实用的竹制家具，美味的笋干笋丝，高科技的竹纤维制品……安吉人早已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和“竹”这种植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竹成了安吉对外开放的一张绿色名片。

纤细而不柔弱，潇洒而不张狂。当你厌倦了都市里钢筋水泥混凝土搭建的丛林，不妨去安吉看看竹吧！

（原载2009年7月14日《慈溪日报》）

半杯辣酱

傍晚去一家兰州面馆吃面，店不大，才四五张桌子而已，生意却相当好。我们两人一个要了刀削面，一个要了拉面。

没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面条上桌了，碗是又大又深的，满满当当一碗，上面加了牛肉，盖了荷包蛋，还撒了一大把葱花。嗨，真正是色、香、味俱全，令人食指大动！“要放辣酱吗？”他挪过桌上的一个小瓷碗，里面盛着辣酱，搁了把小勺。“也好，那就加点吧！”我点点头。于是，两个人的面里都加了一小勺辣酱。

我拿起筷子，把面条搅了搅，挑起几根送入口中，又轻轻喝一口汤，连呼过瘾！面条爽滑、筋斗，汤汁醇厚、鲜香，又带了点麻辣味，好吃极了！我也顾不得所谓的“淑女”形象，一边吹气，一边就“呼噜呼噜”地“开工”了。

半碗面条下肚，就有了七八分饱，感觉自己已是红光满面，吃的速度也就放慢许多。不知怎么，就注意起桌上小瓷碗里的辣酱来。那个辣酱看上去红里透黑，只看见一粒粒的辣椒籽，却看不到一片辣椒——估计辣椒已经被捣成末了吧，上面浮着金灿灿一层油，一看就是很下饭的样子（虽然咱江浙地区没有食辣的传统）。他显然也注意到了：“不知道这辣酱是怎么做出来的？”“比咱们在超市买的好多了。”“我们这边好像没这种辣酱卖的啊！”“应该是店里自己做的。”“大概得先把辣椒晒成干再磨成粉，然后……”两人边吃面，边仔细研究起辣酱来。

正讨论得热火朝天，店里的一位伙计恰好端出一口锅子来，开始给每张桌上的瓷碗添辣酱。果然是店里自己做的呢！我干脆放下筷子跑过去看。嗨，红红亮亮的一锅辣酱，香得诱人！“哎，咱们问他们匀点儿吧，冰箱里还有水饺，加点这种辣酱，肯定好吃！”两人一拍即合，我便和那个伙计商量起买辣酱的事来。小伙计好奇地打量了我两眼（大概没碰到过这样的顾客），终于说：“这个，你还是问我们

老板吧!”“老板呢?”“现在出去了,就回来的。”得,那就边吃边等吧。

没一会儿,一个长得墩墩实实的中年人提着瓶酒进来了。那个小伙计马上高声喊:“这就是老板!”我们立刻向他说明了买辣酱的事儿。他奇怪地看我们一眼,不知嘀咕了句什么,又匆匆出去了。我俩面面相觑,谁也没听清他说了什么。就在这时,另一个小伙计拿了个一次性的塑料杯过来,里面盛着半杯辣酱。哦,我们恍然大悟:那个老板刚才大概就是说这么点辣酱哪用买,要就给我们一点儿得了。

于是,吃完面出来,我的手里就多了一小杯油光红亮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捧着,心里充满了快乐。平时的生活中,太习惯了什么都用金钱来计算。大家都如此戒备,唯恐会被别人占了多少便宜去。我们早已习惯了给每一种物品、服务甚至是善举估价,把“天上不会掉馅饼”奉为至理名言。偶然之间的无偿赠予,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也让人觉得难得和感激。

都说人与人之间的心墙越来越厚,其实,一小杯辣酱,就会让你觉得人间无比美好!

(原载2007年12月13日《宁波晚报》)

广场的夜

夏日的夜晚，是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光；夜晚的广场，是最使人流连的去处。

随着夜幕的徐徐拉开，暑气开始消退。纵使西边的天际尚有一抹红霞迟迟不肯散去，也终是失去了白日里的炎热——映着碧蓝的天，竟成了天边灿烂的点缀，绮丽而安宁。

广场内遍植香樟等高大乔木。这些在烈日下煎熬了一天的卫士，此时终于等来了喘息的机会。它们抖擞精神，在晚霞里尽情地舒展开每一片被骄阳烘烤得打了卷儿的叶子。暮色四合，这一排排绿色的巨人，愈显威武、挺拔。它们的枝干昂首青天，高擎着姿态各异的华盖，给人一种沉静、肃穆之感。那投到大地上的倩影，着实为广场的夜增添了无限深意。脚下，绿草茵茵，触感软密厚实。这看似纤细柔弱的生命，却丝毫不惧烈日，不畏风雨。

绿地上有卵石小径蜿蜒，直通向草木幽深处。漫步其上，似有缕缕凉风自繁枝茂叶间筛落过来。尽管这风是那样轻，那样淡，不屏气凝神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可还是使你不由心头一喜，仿佛捕捉到了大自然一丝无心泄露的灵气。

天边那抹红晕，终是恋恋不舍地褪去了。广场上，人逐渐多了起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走着来的，开车来的，呼朋引伴，携家带口，大家像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来，犹如参加一场久违的盛宴。他们或闲适地坐在长椅上窃窃私语，或斜倚着桥栏极目远眺，或手挽着手从小径穿花拂柳悠然而过，或一身运动装甩开双臂疾步快走，或立足于某棵树下踢腿弯腰，或牵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嘻嘻哈哈从这头奔向那头……广场顿时热闹起来，到处是欢声，到处是笑语。不时有几个小家伙，三五成群的，一律罩着头盔，戴着护腕、护膝，脚蹬轮滑，全副武装地从你旁边“哧溜”一下疾驰而过，那身手，那姿态，真是潇洒极了，使你忍不住暗暗叫好！